



是放解 的耀榮

著因坦斯・羅屈裘
譯遲 徐



是放解 的耀榮

香港電影一、二、三
張國榮 著

的耀榮是放解

著因坦斯·羅屈裘

譯 遲 徐

行發社版出羣新慶重

月七年四十三國民華中

的耀榮是放解

元拾陸第國冊每

·費運郵加酌埠外·

著 者	翻 譯 者	編 輯 者	出 版 者	總 經 售
--------	-------------	-------------	-------------	-------------

裘 屈 羅 · 斯 坦 因	徐	文 · 聯	新 華 出 版 社	生 活 書 店
				上 海 · 重 慶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版初慶重月六年四十三國民
版再海上月十年四十三國民

序

袁水拍

偶然看到素負盛名的美國老作家裘屈羅·斯坦因(Gertrude Stein)在柯里爾雜誌上發表的近作。那是她蟄居在淪陷後的法國，幾年沉默之後的第一篇文字，記載法國怎樣在盟軍和游擊隊協力作戰後解放出來的情形。字裏行間充滿了愉快之情，她幾乎什麼話也說不出來，即使是斯坦因女士的生花妙筆，對於那種從法西斯的枷鎖中解放出來的瞬間的歡喜，也無從適當地表現了。她只能三番四覆地說：『我高興極了！我高興極了！』

她描寫她所住的村莊裏怎樣出現了盟軍，那些年輕的美國孩子；她描寫村莊上法國的男男女女，老頭子和管家婆怎樣在德軍統治下飲恨度日，聽到了解放的消息，怎樣的快活。斯坦因的女廚子也不例外：

『啊！』她說：『他們叫我們從四〇年起一直哭泣，現在我們要叫他們哭泣了！』

這句簡單有力的話可以充份地表達他們對德國人的仇恨，我想任何一個普通的人，對於法西斯侵略者總會有這樣的憎恨的。我們可以這樣說：這種樸素的，可是發自內心的感情，是殺死敵人，趕走敵人的基本條件。

但是，裘屈羅·斯坦因告訴我們：並不是所有的法國人都有這種感情的，甚至有些法國人還害怕游擊隊，聽到解放的消息反而害怕。她說：『這裏有些商店老板，不慚不恥，又是朋友又是仇敵，他們就害怕起來了；還有一種人，他們老是覺得，凡是年青的一代所做出來的事情總是可怕的，自然他們平素專門罵游擊隊，現在他們難避煩惱了；還有那輩腐敗的貴族，他們懂得目前的新政權可以給他們好處，聽到法國人吃敗仗就氣急暴跳，還有那些腐敗的資產階級，他們也一樣老是認為，除了他們自己以外，所有的人應該服從守法。』

奇怪的是他們的所謂『法』。他們認為不管怎樣一種『法』，那怕德國侵略者所定下的『法』，法西斯的『法』，法國人也應該去『守』。在他們看來，法國游擊隊在敵佔領區『搗亂』就是不『守法』，要趕走敵人，更是不『守法』。於是罵起來了，

煩惱起來了，害怕起來了，一聽到德軍吃敗仗，就氣急暴跳，唯恐法國解放。解放之後，他們會失去『新政權』的好處，這樣，這輩人就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爲德國人做事，以反對游擊隊爲業。

敵人給他們的『好處』，使他們覺得巴結敵人，反倒不是什麼不『守法』的行爲，或『可怕』的行爲。游擊隊起來打退德國人，反倒是一件『可怕』的事，不『守法』的事了；利令智昏，敵人給他們『利』啊！

斯坦因還說：『我覺得是這樣，爭取自由和美麗的人是和壓迫人的人，對立的。爲什麼要壓迫人呢？或者爲了軟弱，或者爲了強大，也因此德國人是極端主張守法的，他們要壓制自由。還有一種人，他們害怕自由，對他們毫不留情地批評，所以他們也希望壓制自由，也就爲這個，他們成爲親德分子了。』

法西斯的『軟弱』是由於他們的政權建築在極權上，層層壓制下，人民的憎恨憤怒在日積月累，隨時會決定。爲防微杜漸，極權的統治，主觀上不容許有一點點隙縫，所以盡力壓制批評，他們深知自己是經不起批評的，好像千金小姐，弱不禁風一樣。只

在外表上看起來，極權統治下，層層壓制，聲息全無，彷彿最『強大』不過似的。自由對於他們就像風對於小姐一樣，他們最怕風壓制自由的方法，無非是『極端主張守法』，連非法的『法』也在內。

不管腐敗的法國貴族和資產階級怎樣主張法西斯的法，怎樣親德，怎樣希望游擊隊不來，希望法西斯政權不倒，但不久，游擊隊和盟軍把法國解放了。只有他們沒有解放，不配解放，不但不解放，他們正在被判罪，處死。解放的愉快，自由的歡喜，他們是嚐味不到的！他們的命運是哭泣！他們叫我們從四〇年起，一直哭泣，現在我們要叫他們哭泣了！

作者介紹

斯坦因女史是一個奇怪的作家。

在第一次大戰後文藝之中，她曾經居了一個導師的地位。瑪蒂斯的第一張畫是她購買的。海明威是她提拔的作家。畢加索的每一個「時期」都得到過她的意見。超現實派的作家跟了她走路。她讀詹姆斯·朱士的原稿，給他鼓勵。多少雜誌在她的櫥姆似的提攜下出版。

但除了趙家璧介紹過她的最早期的「三個生命」之外，這樣一個作家在中國是特別冷落的。其原因，只需說明一下，就很容易懂得。

她在大學裏讀心理學的時候，試驗過一種「自動寫作」(automatic writing)，也可以說是一種「潛意識的寫作」。底方法，當時，由於佛洛依德首先向潛意識探了險，以「潛意識」為創作題材的風景，甚囂歐洲塵上。她會分了幾個步驟來訓練自己

的目動寫作，我只記得第一個步驟是：就在她的意識活動進行時，就在她談天、聽戲、做任何事情時，一個手在一張紙上，隨便寫些什麼，起先她只能寫出許多草寫的「三三三……」來。但到後來，她不僅在意識活動進行同時可以寫字母，還可以寫整個字，寫整個句，甚至於寫整篇文章了。自然，這種「自動寫作」的文章，並不寫作家的意識中的題材，而只寫作家的潛意識，並且也是作家的潛意識所寫的文章。

最好是馬上舉一個例。下面這篇文章，載於英國獵犬與獵角雜誌一九三二年夏季號，題目叫「風景與喬治華盛頓」。我在十年前不知怎的能譯了出來，由「現代雜誌」裏一位朋友給我仔細校閱過，修改過，但始終因其太怪，沒有能發表，可是奇怪這篇文章十年來始終跟了我走，現在抄下一段：

……秋季的風景可以稱爲夏季。

這也能有晴天和雨天。

只需要是他們是而從前也是又安好而快樂的時候。

他們可以包括他們的接待。

這是時間的一部份而這是一種利益。

那個所謂秋季的風景的東西他們不能耕植。

那個也所謂秋季的風景的東西因為他們能收穫一切已經長成了的事物。

不久之後，他們在秋季的風景上所喜歡的東西他們願意使她變成雨。

喬治華盛頓可以容易的來着去着復去復來。所以他們以為這大可歡迎。

牠的大部分迅疾的從修整變成感覺又從感覺變成幻覺。

他們可會是感激的。在這種情形上是討好的一個秋季的風景是討好的。

而那面有了太陽……

這完全是夢囈。而這些潛意識的夢囈常常長到幾十頁。有一次，過渡雜誌(Transition)發表了她一篇文章。因為原稿上頁碼一不小心有了錯誤，上半篇變了下半篇，下半篇跑到上半篇去了。但是雜誌的編輯和校對都不能發現這個錯誤，直到第一本樣本裝出來，而作者本人看到了才發現。她立刻要來重排，據說當時的編輯就會說過這類話，反正你的文章是沒有人看得懂的，排顛倒了又有什麼關係，重排一次雜誌的

損失太大了。但據說她堅持重排，而雜誌爲了遵重作家及其作品起見，只得重排，改正了這個錯誤。

然而她究竟不能完全寫人家不懂的潛意識的夢囈。她寫自傳和「畢伽索傳」等的時候，他用了一種平易的風格。自傳的題名是「阿麗思·托格拉斯自傳」，寫的是斯坦因和她的另一個自我。這另一自我就叫阿麗思·托格拉斯。

「解放是榮耀的！」中間，作者開口閉口說「我們」，事實上還是她和她另一自我阿麗思·托格拉斯底所謂「我們」，實際只是她一個人。

若然我們對第一次大戰一部份戰後歐洲文藝覺得好笑，還不如停止了好笑，來想一想產生牠們的原因。畢伽索，瑪蒂斯他們爲什麼要把人物破形到醜惡可怕的地步？毋寧是他們的眼睛確看到了醜惡可怕的人物。說他們在繪畫，不如說他們在詛咒。那個時期的戰後文藝會走過多少彎曲不通的道路。有提倡國際主義者，以爲國際主義的文學是溶合了世界各國的文字來創作的東西；如朱士，把一個希臘字湊上一個拉丁字來編成一個新字；如艾略忒。詩裏還包含了梵文呢。有認爲意識世界的文學已

寫盡了，已走到盡頭，今後的文藝應過渡到潛意識的領域去，如斯坦因女史，V·華爾孚女史和超現實派。

但這次大戰有了顯著的不同。我們已經聽到畢伽索和超現實派的詩人愛呂竊加入法共的消息。再從「解放」是榮耀的！一文來看，便是年齡已至少在七十以上的斯坦因女史，也從人的受難，游擊隊的活動，法蘭西的解放中，看出了一個更寬闊，更光明的世界。詛咒的時代底詛咒的文藝該已過去了吧。

附帶在這裏說明我翻譯這一篇文章的原因，自然，這裏面所描寫的感情不久我們也會感覺到，因為解放的，確是榮耀的！但是，一種我們自己並未參加鬭爭而不知怎的得來的解放，不僅並不榮耀，恐怕根本不可能呢。

解放，是榮耀的！

作者介紹

斯坦因女史是一個奇怪的作家。

在第一次大戰後文藝之中，她曾經居了一個導師的地位。瑪蒂斯的第一張畫是她購買的。海明威是她提拔的作家。畢加索的每一個「時期」都得到過她的意見。超現實派的作家跟了她走路。她讀詹姆斯·朱士的原稿，給他鼓勵。多少雜誌在她的樑姆似的提攜下出版。

但除了趙家璧介紹過她的最早期的「三個生命」之外，這樣一個作家在中國是特別冷落的。其原因，只需說明一下，就很容易懂得。

她在大學裏讀心理學的時候，試驗過一種「自動寫作」(automatic writing)，也可以說是一種「潛意識的寫作」底方法。當時，由於佛洛伊德首先向潛意識探了險，以「潛意識」為創作題材的風景，甚囂歐洲塵上。她會分了幾個步驟來訓練自己

過一隻香蕉了，有幾個連桔子也不記得啦。好了，』她說，嘆了一口氣，『吃的時候是會來到的。自然，一定會來的了。自然，人必需吃麵包，可是人也確實需要吃桔子和檸檬和香蕉啊。』

今天只是登陸以來第三天。完全改變了個個人都敢公開地和德國人開玩笑；女孩子身子靠在窗子上唱了馬賽曲；所有的村子裏的人這樣快樂，據說這一個區域，哀恩（Ain）的區域，是會首先被解放的。而且，真的，山上的孩子們（自由法蘭西游擊隊或稱瑪基）是這樣打算的呢。

這一個區域的最大的村鎮波爾（Bourg）已給他們完全切斷，而和任何都不通往來了；他們切斷了鐵路；他們剪斷電話綫，他們又佔領了週圍好幾個重要的村鎮，那些剩下來的少數的德國人就越過越不安心了。駐在這裏的五十個，給喊去打山上的孩子們，而他們說他們不願意去，他們的軍官就同他們大叫大鬧，他們就不得不去。可是沒有火車啊，他們就徵用了一些法蘭西的卡車和小汽車，於是他們飛的去掉了。

我正和村長太太坐在一起，我們看到他們出發作戰去，而他們和一九四〇年的

德國軍隊，簡直是一個極大的對比。我的天，真是的，他們告訴我們才不久，說是德國軍隊開始進攻了，而這些山上的孩子就爬到了山上更高高的地方。有時候他們還覺得犯不着打仗呢，他們扔下幾塊石頭，叫喊着：『杜鵑啊！杜鵑啊！』自然，對法國人而言，杜鵑是一種佔據別人的巢穴的東西。德國人不喜歡被人家叫杜鵑，可是他們有什麼辦法呢？年輕的人們都感到歡樂，而年老的人們很自然地因而感到憂慮，可是這些年輕的人們是感到了非凡的歡樂了。

現在，村長們只得負起他們的村鎮底全部責任來。交通已經沒有了，他們沒有法子和比較高的當局有接觸，所以他們是最高當局，而他們的能力極強，這些法蘭西的村長們，即使是小村鎮的村長們。我們那一位對我們好極了。他自有辦法，弄來了做麵包的麵粉，而這是很重要的，因為法蘭西的人民不喜歡光靠麵包來生活，可是沒有麵包的話，他們根本活不了。山芋，他們說，倒是吃得飽，可是一小時之後，你像以前的飢餓了，至於麵包，那真是持久呢。

有一天，山上的孩子們跑進昂倍歐（Amberieu），他們中間有一個跑進了郵政